

◎ 民俗文化

大寒悄至候春归

□ 钱续坤

民谚云：“大寒年年有，不在三九在四九。”大寒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，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引《三礼义宗》云：“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，故谓大寒。”望文思义，大寒应该冷于小寒，这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，处处呈现出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严寒景象；好在大寒过后，又将迎来新的节气轮回，故有诗赞曰：“人间至此冬色尽，惟愿新年胜旧年。”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，大寒有三候：“一候鸡始乳，二候征鸟厉疾，三候水泽腹坚。”寥寥数语，便将古人认为最能代表大寒节气的自然现象悉数道出，其中“水泽腹坚”更是说明了冷之最与寒之甚。孟郊《苦寒吟》对此描述云：“天寒色青苍，北风叫枯桑。厚冰无裂文，短日有冷光。敲石不得火，壮阳夺正阳。苦调竟何言，冻吟成此章。”此诗约作于元和九年（公元814年），时值孟郊晚年辞官隐居阶段。诗人少年丧父，中年科举失利，老年丧子的三重悲剧，使其长期处于“一贫彻骨，裘褐悬结”的生活状态。首联以简练的笔触，生动描绘了冬日天空的颜色和北风的凛冽；而颌联则表达了冰层厚实、太阳黯淡的景象，让人感受到冬日的严寒；颈联和尾联则借景抒情，表达内心的孤独和无助。这首《苦寒吟》，足见大寒节气给孟郊带来了深深的苦感。北宋诗人邵雍《大寒吟》亦云：“旧雪未及消，新雪又拥户。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。清日无光辉，烈日正号怒。人口各有舌，言语不能吐。”人即使有舌头，也被冻得说不出话来，这样的冬天，怎一个“寒”字了得！

既然天气如此寒冷，那该做些什么呢？北宋著名画家、诗人文同选择的是与朋友谈心和读书：“宿鸟惊飞断雁号，独凭幽几静尘劳。风鸣北户霜威重，云压南山雪意高。少睡始知茶效力，大寒须遣酒争豪。砚冰已合灯花

老，犹对群书拥敝袍。”（《和仲蒙夜坐》）只是在苦读群书的过程中，由于夜的寒冷，不得不裹紧破旧的棉袍。当然，诗人也提出了很好的御寒方法：“大寒须遣酒争豪”，这与南宋诗人方回的想法不谋而合：“大寒岂可无杯酒，欲致多多恨未能。”遗憾的是，两人都没有能力买回太多的酒，所以要想熬过这大寒节气，实在是太难了。

唐代的元稹就迥乎有别了，他毕竟做过宰相，腊酒盈杯，金炉炭温，一派富贵相。《咏廿四气诗·大寒十二月》是这样形容的：“腊酒自盈樽，金炉兽炭温。大寒宜近火，无事莫开门。冬与春交替，星周月讷存？明朝换新律，梅柳待阳春。”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白居易，尽管他们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诗歌运动，但是所关注的对象有所不同，香山居士所描述的对象多为底层的普通百姓，其《村居苦寒》云：“回观村间间，十室八九贫。北风利如剑，布絮不蔽身。唯烧蒿棘火，愁坐夜待晨。乃知大寒岁，农者尤苦辛。”诗中着重使用对比手法，把农民的穷苦境况与自己的温饱作对比，从“念彼深可愧，自问是何人”的反问与自责中，凸显出作者关心人民疾苦、时时反躬自问的优良品格和高尚情操。

值得称道的还有南宋诗人陆游，其《大寒出江陵西门》云：“平明羸马出西门，淡日寒云久吐吞。醉面冲风惊易醒，重裘藏手取微温。纷纷狐兔投深莽，点点牛羊散远村。不为山川多感慨，岁穷游子自销魂。”诗中的叠字“纷纷”“点点”，不仅具有状形、状声、状色等作用，所修饰的人、事、物、景能生动鲜活地把意象具体化与可感化，更加衬托出气候的寒冷与环境的恶劣，以及作者忧国忧民的可贵情怀。

“一枝春信传梅萼，何惧严寒掩碧空。”冬去春来，生机勃勃的春天，正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走来，让我们“身无彩翼观山水，心有遐思向竹松”，共同期待下一个节气轮回吧！

◎ 文史精华

“作家楷模”李易安

□ 刘效仁

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（1084年—1155年），自号易安居士，被誉为婉约派代表词人。其实，综观其一生的作品，绝非“婉约”二字可以圈定。“易安之词，别是一家”，作为北宋文化版图上的一个坐标、一块高地，往事近千年，她至今依然是作家的楷模、写作的典范。

融入时代，文化自觉。李清照生活的北宋，堪称历史上文人的黄金时段。文化开放，文人互相包容，追求精神自由，其诗、词、歌、赋等文体繁多，佳作纷呈；文学“大伽”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、秦观等群星灿烂，堪称北宋文学的高光时刻、文人学士的幸福时光。

其父李格非即是北宋文学家，“苏门后四学士”之一，其师其友，皆为文章大家。处在高阶文人圈，李清照并未自闭深闺，甘做依人小小鸟、乖乖女，而是从小就听父辈讨论春秋笔法，品评古今人物，参与文人聚会，从“女性的觉醒”上升至“文化自觉”。

《如梦令·昨夜雨疏风骤》中的“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”，惜春惜花惜年华易老；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中的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，摹写女儿情态中的那份娇羞，可谓概括之精准，生动而传神，无愧于语言大师。其他如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“载不动许多愁”等等，诗心灵动，吟诵之时总让人口齿生香。

积极唱和，以文会友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李清照得识苏门学生张耒（字文潜），即作诗《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》。其诗笔势纵横，评议兴废，谈古论今。借总结唐代“安史之乱”历史教训，嘲讽唐明皇，实则告诫宋朝统治者“夏商有鉴当深戒，简策汗青今具在”，此时距1127年北宋灭亡仅有27年，亦可洞见词家胆识过人。陈师道，李清照丈夫赵明诚（字德甫）的姨父，与其文学上亦多有交流。晁补之作为李格非的挚友，在李清照少女时即与其相识，对其诗文大加赞赏，还广为传播。

勇于批评，独抒己见。李易安好学、乐学且博学、博

采众长。正因有广泛的阅读，是故对当时的诗人词家，哪怕老师、师爷，多有独立的判断、鲜明的态度，从不盲目崇信，唯书唯师。在其《词论》里，即敢于指名道姓，说大文豪欧阳修“创新但不合格律”，理直气壮地批“柳永之词俚俗低下”，评苏轼诗与音律“不协”。

从其批评看，一定读过、揣摩过各位大家不少作品，方能从一片森林中看到独立的树木，于缤纷五彩中照见异彩，于白玉中觅其所存瑕疵。挑战老师，“礼中带锋”“君子而不同”，难能可贵。

师古不泥，广采博取，转益多师，反倒自成一家。其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《一剪梅》《醉花阴》等词，描绘孤独的生活，抒发相思之情，婉转曲折，清俊疏朗。其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等诗句韵律精妙，字字珠玑，以一种罕见的“轻灵感”而让人感觉余音绕梁，回味无穷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宋徽、钦二帝被掳，北宋灭亡，山河破碎，百姓流亡，致使庸常的生命大喜与大悲，大开与大合，及至悲喜交加，使李易安中晚年的文学作品具有了更广阔雄浑的家国情怀、高风亮节。

如《菩萨蛮》写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，《蝶恋花》写“空梦长安，认取长安道”，《永遇乐》《转调满庭芳》等，写过去的美好与快意，越发使当下的凄凉更显凄凉，憔悴愈加憔悴，故国之思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。

晚年南渡后避难金华，曾作《题八咏楼》“千古风流八咏楼，江山留与后人愁。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”，既悲叹宋室之不振，亦慨叹江山之难守，尤其“江山留与后人愁”之句，堪称千古绝唱，荡气回肠。

李清照词风至此已从婉约到豪放，从清新到沉郁，从一腔柔情蜜意到满腔的侠肝义胆，从女性叙事上升到家国情怀。尤其《夏日绝句》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”，即可胜过身为建康知府，却在动乱之际连夜缒墙逃走的丈夫赵明诚，也足以胜过无数七尺男儿。

◎ 文化博览

文墨里的冬天

□ 徐静

当万物褪去浮华，归于沉静，冬日便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。在文学名家的笔墨里，冬日不只是寒风呼啸的季节，更是藏着烟火温情、生命哲思与岁月诗意的画卷。冷峻的冬，如同一方素笺，被名家们以细腻笔触，写下万千风情。

老舍先生的文墨里，冬天有浸着烟火气的温情。在《济南的冬天》里，他写道“一个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地睡着，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”，寥寥数语，便勾勒出济南冬日的慵懒与惬意。老舍写冬日的城市，“晒着阳光，暖和安适”；写冬日的水，“水藻真绿，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”。在他的笔墨里，济南的冬日没有萧瑟，只有老城百姓围炉闲话的安稳，字里行间满是人间烟火的质朴与亲切。

朱自清先生的文墨里，冬天藏着一份淡淡的诗意与怅惘。他在《冬天》里回忆起儿时的冬日：“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。是一‘小洋锅’（铝锅）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”父亲亲手煮的豆腐，冒着热气的小洋锅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，成了朱自清文墨里最珍贵的冬日念想。在他的笔下，冬日是温暖的记忆，是清冷的景致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怀念。

郁达夫先生的文墨里，冬天带着江南的湿润与清寂。在《江南的冬景》里，他写道：“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，总都道围炉煮茗，或吃煊羊肉，剥花生米，饮白干的滋味。而有地炉、暖炕等设备的家，不管它门外是雪深几尺，或风大若雷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，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。”郁达夫偏爱江南的冬日，没有北方的严寒，却有“寒梅著花未”的雅致，有“乌篷船摇过冰封的河面”的闲适。在他的笔墨里，江南的冬日是一幅淡墨山水画，清寂却不乏诗意。

萧红先生的文墨里，冬天带着东北乡土气息的凛冽与坚韧。在《呼兰河传》里，她写北方小城的冬日，“天空是灰色的，大地是冻硬的，风吹过，发出呜呜的声响”。她写冬日的雪，“下大雪的时候，天是白的，地是白的，连树也是白的”；写冬日里的人们，“穿着厚厚的棉袄，缩着脖子，在雪地里走着，呼出的气变成白雾”。萧红的文墨里，冬日没有温情脉脉的点缀，却有着东北大地的粗犷与厚重。她写冬日里的炉火，“烧得旺旺的，屋里暖烘烘的”，写冬日里的年货，“冻梨、冻柿子，挂在屋檐下”。在她的笔下，冬日是严酷的，却也是充满生机的，藏着北方人不屈的生命力。

汪曾祺先生的文墨里，冬天有充满生活情趣的自在。他写昆明的冬日，“天气晴和，阳光很好，晒在身上暖洋洋的”。他写冬日里的吃食，“炒栗子、烤红薯，还有腊味”，写冬日里的花草，“腊梅开了，香气扑鼻”。汪曾祺的文字，总是带着一股烟火气，他写冬日的清晨，“泡一杯热茶，坐在窗前，看窗外的霜花”；写冬日的夜晚，“和朋友小酌，谈天说地”。在他的文墨里，冬日不必畏惧严寒，只需静下心来，感受生活的点滴美好，便处处是欢喜。

拜读这些大作家笔下的冬天，如同掀开一幅幅意境悠远的水墨长卷：一些清寂雅致的景致跃然纸上，一些烟火氤氲的日常温暖心田，一些坚韧不拔的生命哲思启迪我们踏上漫漫征途，也鼓舞着我们静候春暖花开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，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等，电子邮箱：zzmjzg@sina.com。